

记忆的毁灭

战争中的建筑

The Destruction of Memory

Architecture at War

[英] 罗伯特·贝文 著 魏欣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记忆的毁灭

战争中的建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Destruction of Memory by Robert Beva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06
Copyright © Robert Bevan,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英）贝文著；魏欣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2
ISBN 978-7-108-03520-2

I. ①记… II. ①贝…②魏… III. ①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世界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4984 号

责任编辑 张琳 杨乐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8-028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65 千字 图 67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1 引言：建筑与记忆的敌人 3

2 文化清洗：谁还记得那些亚美尼亚人？ 27

3 恐吓：信念、信息与宣传 76

4 征服与革命 120

5 隔离墙与邻居：隔离的破坏性 159

6 铭记并警惕 I：重建与纪念 218

7 铭记并警惕 II：保护与迫害 254

注释（引用文献） 268

／ 引言：建筑与记忆的敌人

这种思想隐含的目的其实是一个梦魇的世界：某位领导人或某个统治阶层不仅控制着这个世界的未来也控制着它的过去。如果这位领导人说某个事件“从未发生过”，那么它就从未发生过……这种前景使我不寒而栗，其可怕程度远远超过炸弹，而我们过去几年的经历表明，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乔治·奥威尔^[1]

兹沃尔尼克（Zvornik）从来就没有过清真寺。

——布兰科·格鲁伊奇（Branko Grujic），兹沃尔尼克的塞尔维亚族市长在兹沃尔尼克的穆斯林族被驱逐、清真寺被捣毁后说道。^[2]

看似坚固、原本认为可以世代矗立的建筑物突然间就不复存在了，这既令人感到恐惧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从小痴迷于建筑，小时候往往沉溺于观看“二战”时期欧洲的历史建筑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电影，或者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常被人看到拖着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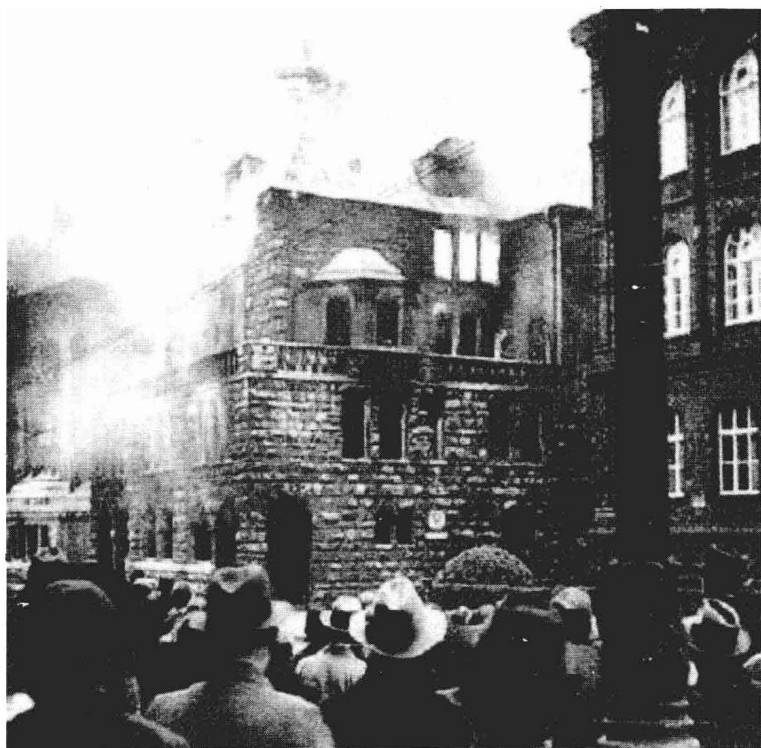
高的大书向铺着地毯的儿童阅览室走去，那时我阅读的书籍通常是关于争夺宝藏的故事。我看的“二战”电影展现了大屠杀中人们受到的种种非人虐待，那些罪行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相比之下，稍微念及与生命无关的艺术品或建筑的命运似乎也让人心生愧疚。对于博物馆和教堂零落的残骸哪怕有片刻的恻隐之心，说得好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得难听点就是不明是非，尤其是考虑到大屠杀给家里的亲友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苦。

破坏建筑和城市一直是敌对行动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武器功能越来越强大，武器对建筑和城市的破坏力也愈加强大。从当年的弓箭发展到现在的大规模杀伤炸弹（daisy-cutter），它们不止能摧毁城市，而且能摧毁整个大陆。这种破坏可能是攻城掠地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后果，也可能是要铲除敌人或消灭敌人的战斗力。分配战利品通常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但往往同时还进行着针对建筑物的另一场战争——毁灭敌人或敌对国的文化作品，即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征服、恐吓、分割或彻底清除。这一战术通常用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其目的不是要打败敌对一方的军队，而是要以其他方式进行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或者是从战胜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以巩固征服的胜利成果。在此，建筑物被赋予了图腾一般的性质：比如，一座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座清真寺，对其敌人来说，选中它意味着要清除掉它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一座图书馆或美术馆是历史记忆的承载，是一个群体的历史从现在追溯到过去的证明，也是它在现在以至于将来的合法存在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某种意义的建筑物或地点被有意地挑选出来加以毁灭，这不是什么“连带损失”。在冲突中主动地、而且往往是有系统地摧毁某类建筑或建筑古迹，恰恰是要消灭与建筑物和地点相关的记忆、历史

和身份认知，是一种强制遗忘，其本身就是行动的目的。这些建筑物被毁并不是因为它们军事行动道路上的障碍，对毁灭者来说，它们本身就是目标。

这也就是 1938 年纳粹在“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摧毁德国犹太教堂的目的：剥夺和否认一类人的过去与未来。此外，如我在本书中论述的，“碎玻璃之夜”可以被看作是种族清洗的最初阶段，是一种剥夺人类待遇和种族隔离的行为，也是迈向野蛮深渊的又一步。被摧毁的建筑的形象反映了落入毁灭者手中的人们的命运，一样的疯狂和一样的飞灰湮灭。20 世纪 90 年代，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交战各方一方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波黑）对敌人进行折磨、屠杀以及流放集中营，另一方面推倒清真寺、烧毁图书馆和摧毁桥梁，这使我意识到童年时期为惋惜物质文化的毁灭而感到愧疚是错误的，因为消灭一类人的纪念物及其集体记忆与杀害这些人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有史以来文明社会及其尊严的脆弱性就反映在其纪念性建筑的不堪一击上。以建筑为媒介的文化清洗是鲜为人所理解的现象。这也就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在着手准备的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地方，从印度到波黑，从约旦河西岸到爱尔兰。书中收集了我自己的访谈、其他记者的报道，及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历史学家、游说团体和人权组织的工作成果。

现在关于有意识地压迫少数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和习俗等）的文献数不胜数，但对少数民族建筑的摧残，却鲜有著述。本书叙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如何与建筑并肩经历战火的考验，以及建筑如何成为至今仍在进行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斗争目的的替代品。数字命理学家可以分析一下以下数字：1938 年 11 月 9 日（9/11）午夜前纳粹开



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碎玻璃之夜”）的一个牺牲品就是埃森市（Essen）由埃德蒙·克尔纳（Edmund Körner）设计的宏伟的犹太教堂。教堂的内部基本被烧毁，但主要框架结构保留了下来。战后教堂被改建成一座设计博物馆（这一转变也彻底清除了原有的一些装饰）。1979年又改建成大屠杀纪念馆。最近有犹太人提出想重新在那里举行犹太教仪式，但遭到了埃森市一些政治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干扰纪念馆的“中立性”。

始了清洗犹太人的“碎玻璃之夜”行动；1989年的同一天（9/11），人们开始动手推倒柏林墙的第一部分；四年之后11月9日（9/11），克罗地亚的炮兵将莫斯塔尔（Mostar）的古桥旧莫斯特桥（Stari Most）炸沉到内雷特瓦河（Neretva）；然后就是美国的“9.11”，当然，按照北美的日期排序，这表示的并不是同一天，但是这个数字似乎正好标志了一个毁灭日。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明是某种宇宙机制的运转导致了这些毁灭性事件的发生，其他时候发



波黑战争之前莫斯塔尔的旧莫斯特古桥。当历史上莫斯塔尔还是一个大都市时，古桥是城市的象征和社交的中心。这座桥是由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锡南（Sinan）的学生米马尔·哈伊鲁丁（Mimar Hajrudin）设计，建于1566年。桥两端是两座建于17世纪的坚固碉堡。



1993年11月9日在克罗地亚军队炮火的集中轰击下，莫斯塔尔古桥被击垮坠入内雷特瓦河。这是由一位摄影爱好者拍下的古桥被灾难性击毁的瞬间。战后这座古桥又照原样重建。当时下令摧毁古桥的克罗地亚将军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Slobodan Praljak）被设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

生的事件就其毁灭性来说是一样的。这种巧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刻意和有计划地毁灭建筑和纪念性标志的事件至今仍然很普遍。

在本书中，我先分析在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中建筑物的命运，然后分析在恐怖活动和征服过程中以建筑为目标，通过建

设或毁坏建筑物来隔离社会群体或强迫他们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建立革命新秩序过程中将过去的建筑拆除，以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理想国的种种情况。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毁灭建筑的行动体现出一种野蛮的循环的性质：种族清洗可以是征服的一部分。征服既可以是占领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侵占领土。侵占领土可以是种族清洗性的并以国家分裂而告终。为了便于形成联系，本书的写作依主题进行，而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地理分布或者时间先后。这些主题不可避免地相互重叠。例如，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耶路撒冷建筑的命运就可以被看作是种族清洗、种族分裂或征服的实例（书中将列举）。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将种种线索联系起来，揭示导致建筑物被有意摧毁的纯粹军事目的之外的各种原因，尽管这些线索涉及范围甚广，不能在书中全面反映。本书还通过分析发挥过影响的政治因素，来阐明为什么基地组织认为世贸中心是一个合适的目标，为什么塔利班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要炸毁巴米扬大佛等问题。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以不同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斗争。”这也就是本书审视建筑物被损毁现象背后的思考。

人们出于实用主义之外的原因无情地摧毁建筑物的事件在和平时期也时有发生，而且当然不可能将破坏性的“进步”——即现代化和工业化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如社会不同阶级和群体组织之间的冲突等——完全剥离开来。这些因素都在持续不断地重新塑造着我们的环境。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有些建筑物变得多余了，或者人们认为一块地可以被更好地利用。^[3]这时人们往往用拆迁的手段来打破民众的集体反对之声。豪斯曼改造巴黎（Haussmannization）是一个最著名的事例（尽管这也是发生在暴力革命起义的前夕）。善意的和恶意的忽略是更为

常见的现象。这常常包括将没有人使用的或其建造者缺乏经济、政治实力抵制“重建”或“改善计划”的建筑拆除或改变其原有性质。

这种情况往往还伴随着某个地区的社区、民族或宗教群体或社会阶层的存在或影响力的衰落，或者相反地反映了对某个群体崛起产生的敌意（伦敦东区一个孟加拉家庭的信箱被塞进沾满煤油的破布，就是一种种族敌视的缩影）。而被社会上单一或多种主流文化珍视的建筑物通常被保留和保护下来，也意味着其他的建筑就可以被有意或无意地拆掉或遗弃。在谈到历史上的冲突仍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建筑被拆除或重建的计划时，或谈到一个国家因战争濒于四分五裂时，本书讨论了以上问题。但是本书的重点在 20 和 21 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期间人们对建筑进行的最赤裸裸的和最野蛮的摧毁，其野蛮程度随着冲突的升级而加剧。有意地摧毁建筑物的事件与社会的崩溃和动荡关系极为密切。

大家不要忘记一座城市的建筑风格本身没有政治意义：例如古典主义以其美学价值为柏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都树立了城市建筑的典范。现代主义虽然被希特勒所摒弃，又长期与左派挂钩，却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所接纳。这并不是说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与意识形态完全无关，恰恰相反，其中浸透了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是天生存在于建筑物形式中，而是当建筑物被置于社会和历史环境之中时才产生的。应该强调，是人带给砖石等建筑材料以不断变化的意义，而不是建筑材料本身的质地或建造方式产生了什么意义。从根本上看，起作用的是建筑之所以存在和意图将其摧毁的理由。建筑本身没有政治意义，被政治化了的

是它们被建造、被喜爱和被摧毁的原因和方式。

安德拉什·里德尔迈尔（András Riedlmayer）是极力反对摧毁波黑和科索沃文化古迹的学者。在谈到与毁灭相关的思想方式时，他引述了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一段话：

历史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建筑材料，就如罂粟籽是海洛因毒瘾的原料一样……如果不存在方便拿来利用的过去，那么总是可以把它创造出来。过去可以使现在合法化。过去的历史为没有什么可以拿来炫耀的现在提供了辉煌的背景。^[4]

以袭击建筑的方式使用和滥用历史记忆来重新构造或再现过去的情况比比皆是。霍布斯鲍姆还说过，创建新的传统是建立与过去的连续性的核心部分，并且往往是为了建立民族主义的忠诚信念。他说，唱国歌，重新焕发民族手工艺术的生机或重新高举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或旗帜，通过不断重复，激活了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连续性。^[5]我认为，不需要重复，利用建筑形式的记录来体现对意识形态的创造，其优势在于砖石显而易见的永久性。建筑物和共用的空间可以使不同群体通过共同的经历走到一起。共同的身份认知形成了，传统也创建了。正是建筑物呈现给人的坚固形象，使得对其操纵成为非常令人信服的工具：通过有选择地保留和毁灭，人们可以重新组合、改变历史记忆，而且也可以改变赋予建筑物固定意义的外观。

对于那些传世建筑被夷为平地的人来说，他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对物质损失的沮丧或者是对多重建筑美学价值丧失的悲

痛，而是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和可靠性主要是建立在如下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周围的建筑物将比建造它们的活动存在得更为长久”。^[6]失去所有熟悉的事物，即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这是对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丧失他们身份认同稳定连续性的威胁（尽管在现实中人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不断地变化着）。哲学家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关注到这种过程，他说：“纪念性质的空间给社会中每个成员有关其成员身份的形象，即他或她的社会形象……这构成一个比个人镜像更为忠实可靠的集体镜像。”^[7]这种说法比拉康的镜像理论更进了一步。个人不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使个体与一个更大的群体相联系，是关于归属感。

来自外部的威胁可以促使即便是不同性质的群体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事业或者保卫那些象征着国家主权的代表性建筑。与此相对的是，在民族或宗教团体之间的战争里，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超越国界，都会出现人们不是团结在国家周围，而是以更小单位的次国家群体为核心团结起来的现象。这时个体身份，即根植于集体之中的个体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集体的忠诚度大大加强，反映了要保卫集体的决心。例如对民族和宗教的认同感变得比对周围社区、城市或国家的认同感更为重要。正是出于对身份被消除的恐惧和为了避免这一后果，才使这些冲突变得异常残酷，也才使得代表某个群体身份的建筑物的命运变得非常重要。尼采认为纪念性建筑物是“统治意愿的标志”。他这种说法对摧毁和修建建筑物的行为同样适用。在这种群体之间的战争里孕育了一种特别的野蛮，尽管其

表象有时掩盖了背后对政治、经济和疆土的关切，因为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同感极大加强之后还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将群体之外的人列为“其他人”，而这种“异己性”由于认同感加强变得非常突出。所有的冲突，无论是出于明显的民族或是经济或是扩张领土的原因都激发出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意识，无论是其他的民族、种族、阶层、宗教、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都是由于强调内外有别导致了对本群体之外的群体及其物质文化传统的贬低。^[8]这种去人性化是使得铲除敌人的文化传统、虐待甚至杀死他们变得可以被接受的关键一步。有时这些行动被压缩到某件事，如将正在做礼拜的教众活活烧死。在这种冲突中，建筑物的重要性被提高了，尤其是那些对其他群体来说具有纪念或神圣意义的建筑物。有时就好像是建筑物的砖石因为属于某个群体或代表了其存在而获罪。这些建筑形态，如清真寺、洋葱头的穹顶、阿拉伯之星或教堂的尖顶，本身就反映了其他群体异类的思想和存在，反映了另一种文化的起源。

在冲突中，沦为袭击目标的不仅仅是最宏伟、最古老和具有最突出特征的纪念性建筑。普通民宅，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宅等也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因为它们能激发起有关群体身份认同的记忆。这里纪念性建筑物指的是最广泛意义的建筑物。以下章节讨论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纪念性建筑物，即那些直接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以及许多因其历史和由于能使建造者、使用者产生认同感而被赋予其意义的建筑物。^[9]更为形象的作品，如雕像，本书只略有述及。有关直接反对偶像崇拜的问题本书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在别的文献中已有深入讨论。^[10]同样，战争对其他艺术作品命运的影响，如对艺术品的掠夺也都已经有很多论述。（值得一提的是，种族冲突中摧毁

和烧毁艺术品远比掠夺财物更为常见——因为占有财物的好处比不上毁灭带来的快感。)[11] 下文中列举的各种论点着重于讨论建筑的复杂性：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它们在城市风景中的地位及其外在形式赋予意义。它们因自己的结构而有意义，或者有时就是意义和历史的载体。每一种作用都唤起记忆。我们不是在谈论普鲁斯特式的各种气息、味觉和质地的精妙之处，尽管建筑物本身也能引发这些精妙的感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睹某个建筑物——以前的住所，旧时的约会地点，或者令人厌烦的工作场所等，都能立即勾起对过往的怀想。同样，对一条街道熟悉的感觉，对于特定空间范围的无意识的感觉，斑驳的光影，一个熟悉的转弯，均可以使人形成对一个地方的依恋感，及对那个地理位置和社区的归属感。[12]



新摩尔人式的国家图书馆原来是萨拉热窝的市政厅，建于1896年。1992年8月25日晚受到包围萨拉热窝的塞族军队的炮击着火，大楼被烧成一片废墟。隔壁的东方研究院也在之前几个月被炮击。图书馆和东方研究院收藏的文献被毁是不可估量的文化损失。这个国家的历史记载化为了灰烬。图书馆外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牢记与警示！”

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都发挥着作用。此处，集体记忆被视为个人记忆的集合体，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融合起来并发展成为对其以建筑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化的共同记述。这种记述依赖于世世代代创造和再创造记忆的人们，而非整个群体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识自身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需要通过建立起来的环境互相作用，并记住这些经历，同时还需要了解其他人的经验：社会身份的建立存在于时间和地点之中。

学者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忘却，不承认建筑能够体现记忆。他指出，“头脑中形成的记忆可以被转移到具体的物质上”，这是不对的。^[13]他还质疑建筑师和神学家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观点。后者认为，“城市本身即是人们共同的记忆，就像记忆一样与具体的物体和地点相关联”。^[14]然而，这里提出的主题很明确，它不是要展开一场争论，去支持记忆可以魔术般地附着在建筑物或地点上，如同印在建筑表面的灵魂；也不是要表明，像罗西的著作那样认为，存在某种与某地相关的、超越历史的守护神，以一种近乎于精神的形式超越时间而存在——一个城市自己的历史发展记忆，附着于它的物质形式。这里，罗西的观点与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看法相似——对事物原型代代相传的记忆。它走向永恒的神秘主义，而在谈到集体记忆时我一直尽量避免这种抽象。

记忆肯定保存在人们的脑海中，或是作为历史被人们以口述和书面的方式流传下来。建筑形成的环境只是布景，提醒人们那些与其建造、使用和毁灭相关的事件。我们赋予砖石的意义和记忆是由人类的活动和选择所赋予并留在那里。当然，这些记忆相互矛盾，并随着时间变化。这是一个永不间断的变化过程，而且永远不会完成。在谈论集体记忆时，我的论点是